

〔文白对照·插图本〕

# 聊齋志異

第三卷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

柴廷宾，太平人。妻金氏，不育，又奇妒。柴百金买妾，金暴遇之，经岁而死。柴忿出，独宿数月，不践闺闼。一日，柴初度，金卑词庄礼，为丈夫寿。柴不忍拒，始通言笑。金设筵内寝，招柴。柴辞以醉。金华妆自诣柴所，曰：『妾竭诚终日，君即醉，请一盏而别。』柴乃入，酌酒话言。妻从容曰：『前日误杀婢子，今甚悔之。何便仇忌，遂无结发情耶？后请纳金钗十二，妾不汝瑕疵也。』柴益喜，烛尽见跋，遂止宿焉。由此敬爱如初。金便呼媒媼来，嘱为物色佳媵；而阴使迁延勿报，已则故督促之。如是年余。柴不能待，遍嘱戚好为之购致，得林氏之养女。金一见，喜形于色，饮食共之，脂泽花钿，任其所取。然林固燕产，不习女红，绣履之外，须人而成。金曰：『我家素勤俭，非似王侯家，买作画图看者。』于是授美锦，使学制，若严师海弟子。初犹呵骂，继而鞭楚。柴痛切于心，不能为地。而金之怜爱林，尤倍于昔，往往自为妆束，匀铅黄焉。但履跟稍有折痕，则以铁杖击双弯；发少乱，则批两颊；林不堪其虐，自经死。柴悲惨心目，颇致怨恚。妻怒曰：『我代汝教娘子，有何罪过？』柴始悟其奸，因反复目，永绝琴瑟之好。阴于别业修房闼，思购丽人而别居之。荏苒半载，未得其人。偶会友人之葬，见二八女郎，光艳溢目，停睇神驰，女怪其狂顾，秋波斜转之。询诸人，知为邵氏。邵贫士，止此女，少聪慧，教之读，过目能了。尤喜读内经及冰鉴书。父爱溺之，有议婚者，辄令自择，而贫富皆少所可，故十七岁犹未字也。柴得其端末，知不可图，然心低徊之。又冀其家贫，或可利动。谋之数媼，无敢媒者，遂亦灰心，无所复望。忽有贾媼者，以货珠过柴。柴告所愿，赂以重金，曰：『止求一通诚意，其成与否，所勿责也。』万一可图，千金不惜。媼利其有，诺之。登门，故与邵妻絮语。睹女，惊赞曰：『好个美姑姑！假到昭阳院，赵家姊妹何足数得！』又问：『婿家阿谁？』邵妻答：『尚未。』媼言：『若个娘子，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。』邵妻叹曰：『王侯家所不敢望，只要个读书种子，便是佳耳。我家小孽冤，翻复遴选，十无一当，不解是何意向。』媼曰：『夫人勿须烦怨。恁个两人，不知前身修何福泽，才能消受得？昨天笑事：柴家郎君云：于某家茱边，望见颜色，愿以千金为聘。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？早被老身呵斥去矣！』邵妻微笑不答。媼曰：『便是秀才家，谁与较计；若在别个，失尺而得丈，宜若可为矣。』邵妻复笑不言。媼抚掌曰：『果尔，则为老身计亦左矣。日蒙夫人爱，登堂便促膝赐浆酒；若得千金，出车马，入楼阁，老身再到门，则阍者呵叱及之矣。』邵妻沉吟良久，起而去，与夫语；移时，唤其女；又移时，三人并出。邵妻笑曰：『婢子奇特，多少良匹悉不就，闻为贱媵则就之。但恐为儒林笑也！』



媼曰：『倘入门，得一小哥子，大夫人便如何耶！』言已，告以别居之谋。邵益喜，唤女曰：『试同贾姥言之。』此汝自主张，勿后悔，致怼父母。』女腆然曰：『父母安享厚奉，则养女有济矣。况自顾命薄，若得佳偶，必减寿数，少受折磨，未必非福。前见柴郎亦福相，子孙必有兴者。』媼大喜，奔告。柴喜出非望，即置千金，备舆马，娶女于别业，家人无敢言者。女谓柴曰：『君之计，所谓燕巢于幕，不谋朝夕者也。塞口防舌，以冀不漏，何可得宁？请不如早归，犹速发而祸小。』柴虑摧残，亦自分耳。不然，买日为活，何可长也？』柴以为是，终踌躇而不敢决。一日，柴他往。女青衣而出，命苍头控老牝马，一姬携襖从之，竟指嫡所，伏地而陈。妻始而怒，既念其自首可原，又见容饰兼卑，气亦稍平。乃命婢子出锦衣衣之。曰：『彼薄幸人播恶于众，使我横被口语。其实皆男子不义，诸婢无行，有以激之。汝试念背妻而立家室，此岂复是人矣？』女曰：『细察渠似稍悔之，但不肯下气耳。谚云：「大者不伏小。」以礼论：妻之于夫，犹子之于父，庶之于嫡也。夫人若肯假以词色，则积怨可以尽捐。』妻云：『彼自不来，我何与焉？』即命婢媼为之除舍。心虽不乐，亦暂安之。柴闻女归，惊惕不已，窃意羊入虎穴，狼藉已不堪矣。疾奔而至，见家中寂然，心始稳贴。女迎门而劝，令诣嫡所。柴有难色。女泣下，柴意少纳。女往见妻曰：『郎适归，自惭无以见夫人，乞夫人往一姗笑之也。』妻不肯行，女曰：『妾已言：夫之于妻，犹嫡之于庶。孟光举案，而人不以为诤，何哉？分在则然耳。』妻乃从之。见柴曰：『汝狡兔三窟，何归为？』柴俯不对。女肘之，柴始强颜笑。妻色稍霁，将返。女推柴从之，又嘱庖人备酌。自是夫妻复和。女早起青衣往朝；盥已，授帨，执婢礼甚恭。柴入其室，苦辞之，十余夕始肯一纳。妻亦心贤之，然自愧弗如，积惭成忌。但女奉侍谨，无可蹈瑕；或薄施呵谴，女惟顺受。一夜，夫妇少有反唇，晓妆犹含盛怒。女捧镜，镜堕，破之。妻益恚，握发裂眦。女惧，长跪哀免。怒不解，鞭之至数十。柴不能忍，盛气奔入，曳女出。妻啾啾逐击之。柴怒，夺鞭反扑，面肤绽裂，始退。由是夫妻若仇。柴禁女无往。女弗听，早起，膝行伺幕外。妻槌床怒骂，叱去不听前。日夜切齿，将伺柴出而后泄愤于女。柴知之，谢绝人事，杜门不通吊庆。妻无如何，惟日挞婢媼以寄其恨，下人皆不可堪。自夫妻绝好，女亦莫敢当夕，柴于是孤眠。妻闻之，意亦稍安。有大婢素狡黠，偶与柴语，妻疑其私，暴之尤苦。婢辄于无人处，疾首怨骂。一夕，轮婢值宿，女嘱柴，禁无往，曰：『婢面有杀机，叵测也。』柴如其言，招之来，诈问：『何作？』婢惊惧无所措词。柴益疑，检其衣，得利刃焉。婢无言，惟伏地乞死。柴欲挞之。女止



之曰：『恐夫人所闻，此婢必无生理。彼罪固不赦，然不如鬻之，既全其生，我亦得直焉。』柴然之。会有买妾者，急货之。妻以其不谋故，罪柴，益迁怒女，诟骂益毒。柴忿顾女曰：『皆汝自取。前此杀却，乌有今日。』言已而走。妻怪其言，遍诘左右，并无知者；问女，女亦不言。心益闷怒，捉裾浪骂。柴乃返，以实告。妻大惊，向女温语；而心转恨其言之不早。柴以为嫌却尽释，不复作防。适远出，妻乃召女而数之曰：『杀主者罪不赦，汝纵之何心？』女造次不能以词自达。妻烧赤铁烙女面，欲毁其容。婢媼皆为之不平。每号痛一声，则家人皆哭，愿代受死。妻乃不烙，以针刺胁二十余下，始挥去之。柴归，见面创，大怒，欲往寻之。女捉襟曰：『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。当嫁君时，岂以君家为天堂耶？亦自顾薄命，聊以泄造化之怒耳。安心忍受，尚有满时；若再触焉，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。』遂以药糝患处，数日寻愈。忽揽镜喜曰：『君今日宜为妾贺，彼烙断我晦纹矣！』朝夕事嫡，一如往日。金前见众哭，自知身同独夫，略有愧悔之萌，时时呼女共事。词色平善。月余，忽病呃逆，害饮食。柴恨其不死，略不顾问。数日，腹胀如鼓，日夜浸困。女侍伺不遑眠食，金益德之。女以医理自陈；金自觉畴昔过惨，疑其怨报，故谢之。金为人持家严整，婢仆悉就约束；自病后，皆散诞无操作者。柴躬自经理，劬劳甚苦，而家中米盐，不食自尽。由是慨然兴中馈之思，聘医药之。金对人辄自言为『气蛊』，以故医脉之，无不指为气郁者。凡易数医，卒罔效，亦滨危矣。又将烹药。女进曰：『此等药，百裹无益，只增剧耳。』金不信，女暗撮别剂易之。药下，食顷三遗，病若失。遂益笑女言妄，呻而乎之曰：『女华陀，今如何也？』女及群婢皆笑。金问故，始实告之。泣曰：『妾日受子之覆载而不知也！今而后，请虽家政，听子而行。』无何，病痊，柴整设为贺。女捧壶侍侧；金自起夺壶，曳与连臂，爱异常情。更阑，女托故离席；金遣二婢曳还之，强与连榻。自此，事必商，食必偕，即姊妹无其和也。无何，女产一男。产后多病，金亲调视，若奉老母。后金患心疝每，痛起，则面目皆青，但欲觅死。女急市银针数枚，——比至，则气息濒尽——按穴刺之，画然痛止。十余日复发，复刺；过六七日又发。虽应手奏效，不至大苦，然心常惴惴，恐其复萌。夜梦至一处，似庙宇，殿中鬼神皆动。神问：『汝金氏耶？汝罪过多端，寿数合尽；念汝改悔，故仅降灾，以示微谴。前杀两姬，此其宿报。至邵氏何罪而惨毒如此？鞭挞之刑，已有柴生代报，可以相准；所欠一烙、二十三针，今三次，只偿零数，便望病根除耶？明日又当作矣！』醒而大惧，犹冀为妖梦之诬。食后果病，其痛倍苦。女至，刺之，随手而瘥。疑曰：『技止此矣，病本何以不拔？请再灼之。』此非烂烧不可，但恐夫人不能忍受。『金忆梦中语，以故无难色。然呻吟忍受之际，默思欠此十九针，不



知作何变症，不如一朝受尽，庶免后苦。炷尽，求女再针。女笑曰：『针岂可以泛常施用耶？』金曰：『不必论穴，但烦十九刺。』女笑不可。金请益坚，起跪榻上。女终不忍。实以梦告。女乃约略经络，刺之如数。自此平复，果不复病。弥自忏悔，临下亦无戾色。子名曰俊，秀惠绝伦。女每曰：『此子翰苑相也。』八岁有神童之目，十五岁，以进士授翰林。是时柴夫妇年四十，如夫人三十有三耳。舆马归宁，乡里荣之。邵翁自鬻女后，家暴富，而士林羞与为伍；至是，始有通往来者。

异史氏曰：『女子嫉妒，其天性然也。而为妾媵者，又复炫美弄机，以增其怒。呜呼！祸所由来矣。若以命自安，以分自守，百折而不移其志，此岂挺刃所能加乎？乃至再拯其死，而始有悔悟之萌。呜呼！岂人也哉！如数以偿，而不增之息，亦造物之恕矣。顾以仁术作恶报，不亦慎乎！每见愚夫妇抱痾终日，即招无知之巫，任其刺肌灼肤而不敢呻，心尝怪之，至此始悟。』

闽人有纳妾者，夕入妻房，不敢便去，伪解屦作登榻状。妻曰：『去休！勿作态！』夫尚徘徊，妻正色曰：『我非似他家妒忌者，何必尔尔。』夫乃去。妻独卧，辗转不得寐，遂起，往伏门外潜听之。但闻妾声隐约，不甚了了；惟『郎罢』二字，略可辨识。郎罢，闽人呼父也。妻听逾刻，痰厥而踣，首触扉作声。夫惊起，启户，尸倒入。呼妾火之，则其妻也。急扶灌之。目略开，即呻曰：『谁家郎罢被汝呼！』妒情可哂。

### 【译文】

柴廷宾，太平人。妻子金氏，不能生儿育女，又出奇的嫉妒。柴廷宾花了百金买了一个小老婆，金氏很残暴地折磨她，第二年就死了。柴廷宾很气愤地离开她，独身住子好几个月，没进她的闺房。

一天，柴廷宾过生日，她卑躬谦词，用庄重的礼节，去给丈夫拜寿。柴廷宾不忍拒绝，这才互通言笑。她在闺房里摆下酒宴，招呼柴廷宾。柴廷宾推托已经喝醉了，不去。她盛妆打扮，亲身到他居住的地方，说：『我实心的等了你一天，你就是喝醉了，也请去喝一杯再回来。』柴廷宾这才进了她的闺房，互相斟酒谈心。她从容不迫地说：『前些天失手杀了你的小老婆，现在很后悔。你怎能怀恨在心，像个仇人似的，竟然没有结发的情义呢？今后请你娶上一群小老婆，我也不对你们吹毛求疵了。』他一听这话，心里高兴了，看看蜡烛将尽，就留下和她睡在一起。

从此又相亲相爱，和从前一样了。金氏就叫来一个媒婆，嘱托媒婆给物色一个漂亮的小老婆，背后却指使那个媒婆



拖延下去，不要回报，自己则故意装模作样地去督促。就这样拖了一年多。柴廷宾等不下去了，就到处嘱托亲戚朋友给他选购小老婆。选中了林家的养女。金氏一看，喜形于色，和新人一个桌上吃饭，一个壶里喝酒，胭脂香粉，宫花手镯，任凭林氏选取。但是林氏原来是在安乐窝里长大的，没学过女红，除了秀鞋以外，都须别人替她制作。金氏说：『我家一向勤俭，不似王侯的家庭，买个美人当画看。』于是就给林氏一些美丽的锦缎，叫她学会裁制衣服，好像一个严厉的师父在教导徒弟。起初还是大吵大嚷地骂几句，接着就抡起鞭子痛打。柴廷宾痛彻于心，但却毫无办法。可是金氏对林氏的疼爱，却更比从前加了好几倍，时常亲手给林氏穿衣结带，给林氏涂脂抹粉。只是林氏的鞋跟稍微有点折迭的痕迹，就用铁棍子敲打她的两只小脚；头发稍微有点散乱，就左右开弓打她嘴巴子。林氏受不了她的虐待，便是梁自尽了。柴廷宾心里很悲痛，对金氏很有怨恨。金氏怒气冲冲地说：『我是替你管教娘子，有什么罪过呢？』柴廷宾这才明白她的奸诈，就又翻了脸，和她永远断绝夫妻恩爱。背地叫人在别墅修理一所房子，想要买一个美人，和老婆分开另住。

时光逐渐过去了半年，也没有买到美人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，看见有位二八女郎，艳丽动人，容光夺目，他便心往神也，不错眼地瞅着她。女郎怪他狂热地看她，就斜着眼珠瞥他一眼。他询问别人，才知那是邵家的女郎。

姓邵的是个贫寒的读书人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就很聪明，教她读书，她能过目成诵。尤其爱读《黄帝内经》和记载清官的《冰鉴》。父亲溺爱她，有来求婚的，总是让她自己选择。她对穷人富人都相不中，所以十七岁了，还没许配人家。柴廷宾访到这些底细以后，明知不可能谋取到手，心里却恋恋不舍的。又想邵家很穷，多花一些钱，或许能够打动人心。他和好几个媒婆商量，媒婆没有敢去作媒的，也就心灰意冷，不再抱什么希望了。一天，忽然有个姓贾的媒婆，到他家里卖珠子。他就把自己的心愿告诉了她，并用很多金钱贿赂她，说：『只求你转达我的一片诚心，至于办成办不成，都不责备你。万一能有一线希望，千金也是不惜的。』

贾媒婆图他有钱，就答应了。很快就去登门作媒，故意和姓邵的妻子絮絮叨叨地唠家常。看见了女郎，就很惊讶地赞美说：『好一个漂亮姑娘！假使选进皇帝的昭阳院，赵飞燕和她的妹妹合德，哪一个比得上呢！』又问：『婆家是谁呢？』邵妻说：『还没有婆家。』贾媒婆说：『这样一个小娘子，不愁没有王侯给她作女婿！』邵妻叹口气说：『王侯人家我是不敢



指望的，只要是个读书的种书，就很理想了。我家这个小冤家，反反复去地挑选，十个也没有一个中意的，不知她是什么心思！『贾媒婆说：『夫人不必烦恼。这样一个美人，不知前生修下什么福分的人才能享受她！我昨天碰到一件事情，说起来令人笑掉大牙：柴家的郎君对我说：他在某家坟茔地的旁边，望见了你家的小姐，愿意拿出千金聘礼。这不是饿鹰想吃天鹅肉吗？早被老身把他斥走了！』邵妻听完了，只是笑微微地不答话。贾媒婆又说：『就是你们秀才人家，难以较计；若是别的人家，失去一尺而能得到一丈，大概认为那是可能的。』邵妻还是笑着不说话。贾媒婆拍手打掌地说：『真若应了这门亲，那也是我老婆子的心计用左了。我天天受到夫人的错爱，进门就促膝欢谈，赏酒给我喝；你若得了千金，出门是车马，进门是高楼大厦，我老婆子再来串门的时候，看门人就该斥到我的头上了。』

邵妻沉吟了好长时间，起身离开卧室，去和丈夫商量；过了不一会儿，又招呼她的女儿；又过了一会儿，三个人一起出来了。邵妻笑着说：『丫头的性子真是奇特，多少个好配偶，她都不答应，听说去做卑贱的小老婆，她却答应了。只是害怕被文人雅士们笑话我们！』贾媒婆说：『你姑娘进了柴家门，倘若生养一个儿子，大老婆又能把她怎样呢！』说完了，又把柴廷宾另居的打算告诉了他们。邵妻更加高兴了，招呼女儿说：『你和贾姥姥说说吧。这是你自己做的主，不要后悔，免得将来埋怨父母。』女郎羞答答地说：『只要父母安享优厚的供养，那就是养活女儿得济了。何况知道自己的命很薄，若是嫁给一个好丈夫，必定减少寿命；稍微受一点折磨，未必不是福气。我前几天见过柴郎，也是一身福相，他的子孙肯定会发迹的。』

贾媒婆一听，高兴极了，赶紧跑去告诉柴廷宾。柴廷宾喜出望外，马上置办了千金，准备了车马，把邵家的女郎娶到别墅里，家人没有敢给大老婆报信的。邵女对柴廷宾说：『你的这个主意，正像俗语说的：燕子在幕上筑巢，是朝不保夕的。你堵塞别人的嘴巴子，防备别人多嘴多舌，希望不要走漏消息，怎能得到安宁呢？请你不如早早归到一起，虽然矛盾很快就會暴发，但却没有大的祸患。』柴廷宾担心她回去将会受到摧残。邵女说：『天下没有不能感化的人。我倘若没有过错，她怒从何起呢？』柴廷宾说：『你说得不对。这个女人特别刁悍，是不能用情理感动她的。』邵女说：『我已经做了卑贱的女奴，摧残是可以想得到的。不然的话，花钱买日子混生活，怎能长久呢？』柴廷宾认为说得有理，但却始终犹豫不决，不敢下决心。

一天，他出门办事去了。邵女穿一身使女的青衣，叫仆人给她牵着一匹老骡马，一个年老的女仆扛着行李跟随着，竟然回到大老婆家里，跪在地下，一五一十地陈述了自己的身份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金氏很恼火；继而一想，她来自首是可以原谅的；又看她的妆饰很简陋，气也就稍微有些平息了。就命令丫鬟拿出一套锦衣给她穿上。说：『他是一个薄情的丈夫，到处传播我的坏名声，使我横遭议论。其实，都是男子没有情义，几个小老婆没有德行，有些事情都是她们惹起的。请你试想，背着老婆另立家室，这难道还是人吗？』邵女说：『我经过仔细观察，他似乎稍微有些懊悔，只是不肯低声下气罢了。俗话说：「大的不向小的屈服。」按照礼节来说：妻子对于丈夫，就像儿子对于父亲，偏房对于正室一样。夫人要是肯于对他说句软话，给他一点好的脸色，他的积怨是可以完全抛弃的。』金氏说：『是他自己不回来，我怎能给他软语温存呢？』说完就打发丫鬟仆妇给她打扫一间房子，让她住下。心里虽然不痛快，也只好暂时安静下来。

柴廷宾听说邵女回到家里去了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心里想，这是绵羊进了虎群，早已狼狈不堪了。赶紧跑回去，看见家里很平静，心里才稳定了。邵女迎到门外劝他，叫他到大老婆的屋里去。他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。直到邵女流下了眼泪，他才稍微有些听从。邵女就去告诉金氏说：『郎君刚刚回到家里，自愧没有脸面见到夫人，我请求夫人前去赏他一个笑脸吧。』金氏不肯去。邵女说：『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：丈夫对于妻子，如同正室对于偏房。古人孟光举案齐眉，人们不认为她是谄媚丈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妻子分所当然的。』妻子这才听从她的劝告，出去见到柴廷宾说：『你这个狡猾的兔子，到处都有藏身的窝窝，回到家里干什么？』他低着头脑袋不说话。邵女用胳膊肘触他一下，他才勉强一笑。金氏的脸上稍微露了一点晴天，就要回去。邵女推着柴廷宾，叫他跟进去，又嘱咐厨师给他们准备酒菜。从此以后，夫妻又和好了。

邵女每天早晨起来，像使女一样，穿着青衣去朝拜金氏；金氏梳洗完了以后，她就披肩送过去，很恭敬地坚守使女的礼节。柴廷宾进入她的绣房，她苦苦地辞谢，十几个晚上才肯留他住一宿。在金氏的心里，也认为她是一位贤德的女人；但是惭愧自己不如人家，羞愧的心情越积越多，就变成了嫉妒。只是邵女很谨慎地侍奉她，使她找不到毛病；有时给一点责骂，邵女只是逆来顺受。

一天晚上，夫妻顶了几句嘴，直到早晨梳妆的时候，她还怒气冲冲的。邵女给她捧着镜子，一不小心，镜子掉在地上摔碎了。她火上浇油，更加怒不可遏，抓着邵女的头发，眼角都要瞪裂了。邵女害怕了，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哀求原谅。她操



起鞭子就抽了好几十下。柴廷宾忍受不了，气冲冲地跑进去，把邵女拉出门外。她喋喋不休地撵到门外，追着打人。柴廷宾火极了，夺下她的鞭子，回手就打，把她抽得皮开肉绽，她才退回去。从此以后，夫妻又像一对仇人了。柴廷宾禁止邵女去看她。邵女不听，早晨起来以后，用膝盖爬进她的屋里，在慢帐的外面守候着。她捶着床铺，破口大骂，喊叫邵女滚出去，不让她到她床前。日日夜夜，咬牙切齿，要等柴廷宾出门的机会，然后再拿邵女出气。柴廷宾听到风声以后，就谢绝了人情来往，关上大门，连亲朋的婚丧嫁娶也不去参加了。她无可奈何，只能天天打丫鬟，骂仆妇，以寄托她的怨恨，手下的人都无法忍受。

自从夫妻的恩爱断绝以后，邵女也不敢把丈夫留下住宿，柴廷宾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睡觉。金氏听到这个消息，才稍微有点安静了。有个大丫鬟，平素很狡猾，偶然和柴廷宾说了几句话，金氏怀疑他们私通，就更加残暴地进行虐待。丫鬟就在没人的地方，痛心疾首地骂她，发泄心里的怨恨。一天晚上，轮到那个丫鬟给金氏值宿，邵女就嘱咐柴廷宾，不让那个丫鬟去值宿，说：『那个丫鬟面露杀机，是不可测度的。』柴廷宾听了她的话，就把那个丫鬟招呼进来，诈她一句：『你要干什么？』那个丫鬟又惊又怕，无话可以回答。柴廷宾越发起了疑心，搜查她的衣服，搜出一把锋利的刀子。那个丫鬟无话可说了，就跪在地下求死。柴廷宾要用鞭子狠狠地抽她。邵女劝阻说：『恐怕夫人听到消息，这个丫鬟肯定没有活路了。她的罪行固然不可饶恕，但是不如把她卖了，既能保全她的性命，我们也能得到一笔钱。』柴廷宾同意她的意见。恰巧有人要买小老婆，就急急忙忙的把她卖掉了。

金氏因为丈夫没有和她商量，就怪罪柴廷宾，更把怒火转到邵女身上，骂得更加狠毒。柴廷宾很气忿，看着邵女说：『都是你处作自受。前些天把她杀了，哪会有今天的闲气。』说完就往外走。金氏听他说得很奇怪，问遍了身边的丫鬟仆妇，没有知道情况的，大问邵女，邵女也不告诉她。她心里更加气闷，就抓着衣襟，任性地骂人。柴廷宾这才回来，把实情告诉了她。她大吃一惊，很温和地向邵女致谢；但心里却反过来恨邵女没有早早告诉她。柴廷宾以为这下子埋怨完全消除了，再也没有防备。一天，他恰巧出了远门，金氏把邵女叫到跟前，数落她说：『谋杀主人是罪不容赦的，你把她放走了，安的什么心呢？』邵女匆忙之间，不能以适当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心情。金氏就烧红了烙铁，烙她的脸面，想要毁坏她的容貌。丫鬟仆妇都为邵女抱不平。每当邵女痛得惨叫一声，家人都哭了，情愿替她受死。金氏就扔了烙铁，拿起一根钢针，



在她肋下刺了二十多下，才挥手把她赶出去。

柴廷宾回来以后，看见她脸上的创伤，勃然大怒，要去找金氏算帐。邵女抓住他的衣襟说：『我明知这里是个火坑，却故意跳进来了。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难道认为你家是个天堂吗？也是自顾命薄才嫁给你，受些折磨，略以泄掉老天对我的怒气罢了。我安心地忍受下去，还有期满的时候；若是再去触犯她，那是又去挖掘已经填平的土坑了。』说完就把药面涂在创面上，不几天就好了。一天，她忽然照着镜子，满怀喜悦地说：『你今天应该给我贺喜，我脸上的晦纹已经被她烙断了！』早晚都去侍奉金氏，完全和过去一样。

金氏前几天看见家人都为邵女痛哭，知道自己已经和独夫相同了，这才稍微萌生一点愧疚的心情，就时常招呼邵女一同商讨一些事情，语气温和，态度也和气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她忽然得了呕吐症，水也喝不进，饭也咽不下。柴廷宾恨她不死，根本不去理她。又过了几天，肚子胀得像个鼓，日日夜夜卧病在床，邵女侍候她，顾不了睡觉，也没有工夫吃饭；金氏越来越感激。邵女毛遂自荐，说她懂得医道，可以治病；金氏觉得从前对她很残酷，怀疑她要含怨报恨，所以就谢绝了。

金氏的为人，操持家务很严厉，丫鬟仆妇完全听从她的约束；自从她病倒以后，都懒懒散散，没有干活的。柴廷宾亲自经理家务，一天到晚累得好苦，但也管不过来，家里的米面油盐，没有食用就光了。因而慨然长叹，想起无人给他主持家务，这才聘请医生给她治病。

金氏逢人就说自己患了『气蛊』症，所以医生给她诊脉，没有不指定为气郁的。一连换了好几个医生，始终没有功效，也就到了危急的边缘了。一天，又要熬药的时候，邵女向她进了一言说：『这样的草药，一百剂也没有什么益处，只能加重你的病势罢了。』她不信，邵女就在背后换了药方，给她吃下去以后，一顿饭的工夫，她便溺了三次，病情似乎消失了。她更加笑话邵女胡说八道，哼哼呀呀地招呼邵女说：『女华陀，你看现在怎么样？』邵女和一群丫鬟都笑了。她询问她们笑什么，她们才把换药的实情告诉了她。她一听就流下眼泪说：『我天天承受你天高地厚的恩情，自己还不知道！从今以后，请你独理家务吧，一切行动都听从你的支配。』

过了不久，她的病体痊愈了，柴廷宾设宴给她贺喜。邵女捧着酒壶，站在身边侍候着；她亲自站起来，一把夺下酒壶，拉着邵女，膀靠膀地坐在一起，超过常情地喜爱邵女。喝到更深夜深静的时候，邵女找个借口离开了酒席；她打发两个丫鬟

去拽回来，硬和邵女床挨床地睡在一起。从此以后，有事必在一起商量，吃饭必在一个桌子上，就是亲姐妹，也没有她们和睦。过了不久，邵女生了一个男孩子。产后多病，她便亲自调养照料，好像侍奉自己的老母。

后来，她又得了一种忧心病，一旦疼起来，面目全青了，疼得只想寻死。邵女急忙去买银针，等到买回来的时候，看她已经快要咽气了，按照穴位给她扎了一针，手到病除，马上就不疼了。过了十几天又发作一次，邵女又给她扎一针；六七天以后又发作了，邵女给她扎了一针又好了。虽然手到病除，没有太大的痛苦，但是心里常常惴惴不安，怕它还要复发。晚上梦见来到一个地方，好像一座大庙，殿堂上的鬼像神像都能活动。有个神问她说：『你是金氏吗？你作恶多端，寿命应该结束了；念你能够改悔，所以仅仅降一点灾难，以示轻微的惩罚。你从前害死两个小老婆，呕吐病就是对你的报应。至于邵氏，她有什么罪过，你那样狠毒地虐待她？你对她的鞭打，已经由柴廷宾替我们报复了，可以两相抵销，还欠下一烙铁和二十三针，你现在犯了三次病，仅仅还了一个零数，你就盼望除掉病根吗？明天又该发作了！』她醒过来以后，感到很害怕，还希望这是一个荒诞的妖梦。可是早饭以后，果然犯病了，而且比往日加倍地疼痛。邵女急忙来到跟前，给她扎了一针，手到病除。邵女很疑惑地说：『只需要这么一点技术就可以了，为什么拔不掉病根呢？我请求再用燃烧的艾绒给你烤一烤。治疗这种病，非烂烧不可，只怕夫人忍受不了。』

金氏想起神在梦里的一番话，所以脸上没有为难的神色。但是在忍受烧烤的痛苦过程中，一边呻吟，一边默想，还欠她十九针，不知又会变成什么样的病症，不如一次受完十九针，免得以后再受苦。等艾绒烧完以后，她要求邵女继续给她扎针。邵女笑笑说：『针灸怎能随便乱扎呢？』她说：『你不必按照穴位，只请你扎上一十九下就行了。』邵女笑呵呵地认为不能乱扎。她请求得更坚决，甚至爬起来跪在床上哀求。邵女始终不忍下手。她就把梦里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了邵女。邵女这才大致按照经穴，给她扎了十九下。从此得到了健康，果然没再犯病。她更加忏悔自己的过错，直到去世也没有残暴的脸色。

儿子名叫柴俊，容貌英俊，聪明绝顶。邵女时常说：『这孩子是个翰林相貌。』八岁就称为神童，十五岁考中进士，派进翰林院，授给翰林的官衔。这时候柴廷宾夫妻才四十岁，邵女只有三十三岁。儿子坐着大轿，前呼后拥回家探亲的时候，乡里也感到荣幸。邵家老头儿自从卖了女儿以后，家境突然变富了，但是文人雅士羞于和他结交；到这个时候，才有



异史氏说：『女子狡猾嫉妒，是她的本性。而当小老婆的女人，又是日复一日地炫耀自己的漂亮，玩弄自己的机智，以增加大老婆的怒火。唉！祸患就是这样引起的。倘若安于自己的命运，安守自己的本分，千折百磨也不改变自己的意志，棒子刀子怎能拖到此人的头上呢？像金氏这样的人，居然再一次从死亡中把她拯救过来，她才萌发了悔悟的心情。唉！她怎能叫个人呢！照数偿还欠下的冤债，而不增加一分利息，也是老天爷饶恕她了。想起人家用仁慈的心术拯救她，得到的却是恶报，不也是颠倒是非吗？我时常见到一些愚蠢的夫妻，整天抱病，就邀请一些无知的巫医，任凭她们针刺肌肉和灼烤皮肤，一声也不敢哼，心里曾经感到很奇怪，到此我心里才明白了。』

福建有个娶小老婆的人，晚上进了妻子的卧房，不敢马上走开，装出一副脱鞋上床的样子。妻子说：『去吧！不要装模作样的！』丈夫还在徘徊。妻子严肃地说：『我不像别人家那种嫉妒的女人，你何必这样呢？』丈夫这才走了。妻子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，于是就爬起来，来到小老婆的住所，扒着门缝偷听。只能听到小老婆隐隐约约的声音，不太清楚，惟有『郎罢』两个字，略微可以听出一。郎罢，是神过人称呼你亲。妻子听了一刻多钟，一口痰堵住喉咙，一个跟头跌倒了，脑袋撞到门上，发出了响声。丈夫很惊讶地爬起来，一开门，尸体就倒进了门里。招呼小老婆点灯一照，原来是他妻子。急忙把她扶到床上，给她灌了一点姜汤。她略微睁开眼睛，就哼哼呀呀地说：『谁家的郎罢被你呼来喊去的！』嫉妒的心情，实在可笑。

### 巩仙

巩道人，无名字，亦不知何里人。尝求见鲁王，阖人不为通。有中贵人出，揖求之。中贵见其鄙陋，逐去之；已而复来。中贵怒，且逐且扑。至无人处，道人笑出黄金二百两，烦逐者覆中：『为言我亦不要见王；但闻后苑花木楼台，极人间佳胜，若能导我一游，生平足矣。』又以白金赂逐者。其人喜，反命。中贵亦喜，引道人自后宰门入，诸景俱历。又从登楼上。中贵方凭窗，道人一推，但觉身堕楼外，有细葛绷腰，悬于空际；下视，则高深晕目，葛隐隐作断声。惧极，大号。无何，数监至，骇极。见其去地绝远，登楼共视，则葛端系椽上，欲解援之，则葛细不堪用力。遍索道人已杳矣。束手无计，奏之鲁王。王诣视，大奇之。命楼下藉茅铺絮，将因而断之。甫毕，葛崩然自绝，去地乃不咫尺耳。相与失笑。王命访道士

輦僮

袖裏乾坤大若何  
曠夫怨女盡色羅  
還君佳麗絲君祀  
煞費僂心一片婆





所在。闻馆于尚秀才家，往问之，则出游未复。既，遇于途，遂引见王。王赐宴坐，便请作剧。道士曰：『臣草野之夫，无他庸能。既承优宠，敢献女乐为大王寿。』遂探袖中出美人，置地上，向王稽拜已。道士命扮『瑶池宴』本，祝王万年。女子登场数语。道士又出一人，自白『王母』。少间，董双成、许飞琼……一切仙姬，次第俱出。未有织女来谒，献天衣一袭，金彩绚烂，光映一室。王意其伪，索观之。道士急言：『不可！』王不听，卒观之，果无缝之衣，非人工所能制也。道士不乐曰：『臣竭诚以奉大王，暂而假诸天孙，今为浊气所染，何以还故主乎？』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，思欲留其一二，细视之，则皆宫中乐伎耳。转疑此曲，非所夙谙，问之，果茫然不自知。道士以衣置火烧之，然后纳诸袖中，再搜之，则已无矣。王于是深重道士，留居府内。道士曰：『野人之性，视宫殿如藩笼，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。』每至中夜，必还其所，时而坚留，亦遂宿止。辄于筵间颠倒四时花木为戏。王问曰：『闻仙人亦不能忘情，果否？』对曰：『或仙人然耳；臣非仙人，故心如枯木矣。』一夜，宿府中，王遗少妓往试之。入其室，数呼不应；烛之，则瞑坐榻上。摇之，目一闪即复合；再摇之，勦声作矣。推之，则遂手而倒，酣卧如雷；弹其额，硬逆指作铁釜声。返以白王。王使刺一针，针弗入。推之，重不可摇；加十余人举掷床下，若千斤石堕地者。旦而窥之，仍眠地上。醒而笑曰：『一场恶睡，堕床下不觉耶？』后女子辈每于其坐卧时，按之为戏：初按犹软，再按则铁石矣。道士舍秀才家，恒中夜不归。尚锁其户，及旦启扉，道士已卧室中。初，尚与曲妓惠哥善，矢志嫁娶。惠雅善歌，弦索倾一时。鲁王闻其名，召入供奉，遂绝情好。每系念之，苦无由通。一夕，问道士：『见惠哥否？』答言：『诸姬皆见，但不知其惠哥为谁。』尚述其貌，道其年，道士乃忆之。尚求转寄一语。道士笑曰：『我世外人，不能为君塞鸿。』尚哀之不已。道士展其袖曰：『必欲一，请人此。』尚窥之，中大如屋。伏身入，则光明洞彻，宛若厅堂；几案床榻，无物不有。居其内，殊无闷苦。道士入府，与王对弈。望惠哥至，阳以袍袖拂尘，惠哥已纳袖中，而他人不之睹也。尚方独坐凝想时，忽有美人自檐间堕，视之，惠哥也。两相惊喜，绸缪臻至。尚曰：『今日奇缘，不可不志。请与卿联之。』书壁上曰：『侯门似海久无踪。』惠续云：『谁识萧郎今又逢。』尚曰：『袖里乾坤真个大。』惠曰：『离人思妇尽包容。』书甫毕，忽有五人人，八角冠，淡红衣，认之，都与无素。默然不言，捉惠哥去。尚惊骇，不知所由。道士既归，呼之出，问其情事，隐讳不以尽言。道士微笑，解衣反袂示之。尚审视，隐隐有字迹，细裁如虬，盖即所题句也。后十数日，又求一人。前后凡三人。惠哥谓尚曰：『腹中震动，妾甚忧之，常以紧帛束腰际。府中耳目较多，倘一朝临蓐，何处可容儿啼？烦与巩仙

谋，见妾三叉腰时，便一拯救。『尚诺之。归见道士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曳之曰：『所言，予已了了。但请勿忧。君宗桃赖此一线，何敢不竭绵薄。但自此不必复入。我所以报君者，原不在情私也。』后数月，道士自外人。笑曰：『携得公子至矣。可速把襁褓来！』尚妻最贤，年近三十，数胎而存一子；适生女，盈月而殇。闻尚言，惊喜自出。道士探袖出婴儿，酣然若寐，脐梗犹未断也。尚妻接抱，始呱呱而泣。道士解衣曰：『产血溅衣，道家最忌。今为君故，二十年故物，一旦弃之。』尚为易衣。道士嘱曰：『旧物勿弃却，烧钱许，可疗难产，堕死胎。』尚从其言。居之又久，忽告尚曰：『所藏旧衲，当留少许自用，我死后亦勿忘也。』尚谓其言不详。道士不言而去。人见王曰：『臣欲死！』王惊问之。曰：『此有定数，亦复何言。』王不信，强留之。手谈一局，急起；王又止之。请就外舍，从之。道士趋卧，视之已死。王具棺木以礼葬之。尚临哭尽哀，始悟曩言盖先告之也。遗衲用催生，应如响，求者踵接于门。始犹以污袖与之，既而剪领衿，罔不效。及闻所嘱，疑妻必有产厄，断血布如掌，珍藏之。会鲁王有爱妃，临盆三日不下，医穷于术。或有以尚生告者，立召入，一剂而产。王大喜，赠白金、彩缎良厚，尚悉辞不受。王问所欲，曰：『臣不敢言。』再请之，顿首曰：『如推天惠，但赐旧妓惠哥足矣。』王召之来，问其年，曰：『妾十八入府，今十四年矣。』王以其齿加长，命遍呼群妓，任尚自择；尚一无所好。王笑曰：『痴哉书生！十年前定婚嫁耶？』尚以实对。乃盛备舆马，仍以所辞彩缎，为惠哥作妆，送之出。惠所生子，名之秀生——秀者袖也——是时年十一矣。日念仙人之恩，清明则上其墓。有久客川中者，逢道人于途，出书一卷曰：『此府中物，来时仓猝，未暇璧返，烦寄去。』客归，闻道人已死，不敢达王；尚代奏之。王展视，果道干所借。疑之，发其冢，空棺耳。后尚子少殇，赖秀生承继，益服巩之先知云。

异史氏曰：『袖里乾坤，古人之寓言耳，岂真有之耶？抑何其奇也！中有天地、有日月，可以娶妻生子，而又无催科之苦，人事之烦，则袖中虬虱，何殊桃源鸡犬哉！设容人常住，老于是乡可耳。』

#### 【译文】

有个姓巩的道士，没有名字，也不知什么地方人。他曾经求见鲁王，看门的人不给他往里通报。有个管事的太监从府里出来，他就作个揖，请求太监给以引见。管事的太监看他庸俗而又丑陋，就把他赶走了；过了一會兒，他又回来求见鲁王。管事太监火儿了，吩咐人一边撵他一边揍他。撵到没人的地方，他笑呵呵地拿出二百两黄金，请求撵他的人，拿着黄



金去回复管事的太监：『你去替我说句话，我也不是要求进见鲁王，只是听说王府有个后花园，园里的花草树木和楼台殿阁，是人间风景最优美的地方，若能领我游览一趟，这一辈子的愿望也就满足了。』又拿出一些银子，贿赂捧他的人。那人得了银子很高兴，拿着黄金回去复命。管事太监也高兴了，就领他从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，游游逛逛的，把所有的景致都看遍了。又跟着太监登上一座高楼。管事太监正在凭窗远眺，道士从他身后一推，他只觉身子掉出了楼外，有一条很细的葛藤捆在腰上，悬挂在半天空中；往下一看，天高海深，头昏目眩，葛藤还隐隐出断裂的声音。他吓得要死，伸着脖子喊叫。喊了不一会儿，来了好几个太监，都大吃一惊。看他距离地面很远，就登上高楼，共同一看，看见那条葛藤系在窗棂上；想要解开葛藤把他救下来。又看见葛藤太细，受不了人力的拉拽。到处搜索那个道士，已经无影无踪了。大家束手无策，就去报告鲁王。鲁王来到一看，感到很奇怪。叫人在楼下铺上茅草和棉花，铺得厚厚的再去砍断葛藤。刚刚铺完，葛藤就砰的一声自己断了，距离地面还不到一尺高。大家都笑了。

鲁王派人出去访问道士的住所。听说住在尚秀才的家里，到那儿一问，说他出去闲游还没回来。过了不一会儿，使者在回府的路上遇见了道士，于是就领他去见鲁王。鲁王让他坐下，摆下酒宴招待他，请他变变魔术。道士说：『臣是草野愚夫，没有那种高明的法术。既然受到王爷的宠爱，我就斗胆进献一队女乐给大王祝寿吧。』就伸手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美人，放在地上，叫她给鲁王叩头。道士叫她演出『瑶池宴』，祝鲁王千秋万岁。女子就念了几句定场诗。道士又从袖子里掏出一个，自己报名是『王母娘娘』。不一会儿的工夫，董双成，许飞琼……天上所有的仙女，一个接一个地都被掏出来了。最后掏出一个织女，向前拜见鲁王，向鲁王敬献一件天衣，五彩斑斓，金光绚丽，照得满屋通亮。鲁王想它是个假的，打算要过来看一看。道士赶紧说：『不能看！』鲁王不听，终于要过来看了一眼，果然是无缝的天衣，不是人工所能制造的。道士很不高兴地说：『臣竭尽忠诚地侍奉大王，暂时把织女借来敬献一件天衣，现在被浊气污染了，我拿什么还给原来的主人呢？』鲁王又想歌女一定都是仙女，就想留下一两个，可是仔细一看，都是王宫里的歌伎。但是又一转念，怀疑刚才演奏的歌曲，都是她们从前所不熟悉的，问问她们，果然迷迷糊糊的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奏出来的。道士把天衣放在火里烧一烧，然后装进袖筒里，再搜查，已经无影无踪了。鲁王于是更加敬重他，就把他留在府里。他说：『我是野人的性子，把宫殿看成鸟笼子一样，不如住在秀才家里，可以自由的出出进进。』他每天都是玩到半夜，一定要回到秀才家里睡觉；有时

鲁王坚决挽留他，他也就睡在王府里。每天总在酒宴之间玩些颠倒四时花木的把戏。鲁王问他：『听说仙人也不能忘掉男女间的爱情，真是这样吗？』他说：『仙人也许是那个样子；臣不是仙人，所以心里如同一棵枯木了。』

一天晚上，他住在王府里，鲁王打发一个年轻的妓女去试试他。妓女进了他的屋子，招呼了好几声，他也不答应；点起灯烛，看他闭着眼睛坐在床上。伸手摇摇他，他的眼光一闪，又马上闭上了；再去摇他，他就打起了呼噜。使劲推他一下，他就随手倒在床上，睡得鼾声如雷；用指头弹弹他的额头，额头把指头给弹回来了，发出一阵敲打铁锅的声音。妓女就回去告诉了鲁王。鲁王叫她用钢针去刺他一下，刺也刺不进去。推他一下，死沉沉的，一动也不动；加了十几个人，把他抬起来扔到床下，好像一块千斤的大石头掉在地上一样。第二天早晨，派人偷偷地一看，他仍然睡在地上。醒过来就笑着说：『真是一场恶睡，掉在床下也不晓得！』后来，宫里的一些女子，每当他坐着睡觉的时候，就去开玩笑，用手按他的肌肉：刚一按到的时候，还是柔软的，再去一按，就像铁石那么坚硬了。

道士住在秀才家里，经常半夜也不回来。尚秀才锁上他的房门，等到第二天早晨，推开门一看，他已经躺在屋里沉睡了。

从前，尚秀才和一个名叫惠哥的妓女很要好，发誓要结成夫妻。惠哥善于唱歌，弹弄的弦乐也是冠绝一时的。鲁王听到她的名声，就把她召进宫里去侍奉王爷，两个人的恩爱就被断绝了。尚秀才常把惠哥系在心上，苦于没有因由可以通达消息。一天晚上，他问道士说：『你在宫里见到惠哥没有？』道士说：『许多美女都见到了，但不知哪一位是惠哥。』尚秀才就讲了她的容貌，说了她的年龄，道士便牢牢地记在心里。尚秀才求他向惠哥转寄一句话。道士笑笑说：『我是一个世外之人，不能给你鸿雁捎书。』尚秀才没完没了地向他哀求。道士展开他的袍袖说：『你一定想要和她见一面，请你进到这里来吧。』

尚秀才扒着袖口往里一看，袖筒里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。他猫腰钻进去，看见里面通明透亮，像一间厅堂那么宽敞；书桌、条桌、长床、矮榻，应有尽有。住在里面，一点也不闷气。道士进了王府，就和鲁王下棋。望见惠哥来了。表面上是用袍袖拂桌子上灰尘，轻轻的一拂，已经把惠哥收进袖筒里了，而别人谁也没有看见。

尚秀才正独自坐在袖筒里专心致志地想念着，忽从房檐上掉下一个美人来，抬头一看，正是他想念的惠哥。两个人又